

致敬 我们的英雄

烽火里的赤诚

■ 黄文龙

阳光漫过江苏南通如皋市陆桥苑一间老住宅的窗棂，在老人的轮椅扶手上织出细碎的光影。99岁高龄的苏纯老人指尖抚过褪色的徽章，那道压在他眉骨上方的疤痕，在光影里忽明忽暗，仿佛在讲述着烽火往事。

苏纯，1927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江安镇九龙口村。他的长兄苏德馨曾为中共如皋县委创始人之一，1928年牺牲在如皋城。1944年12月，在长辈的精神感召下，苏纯投笔从戎，加入新四军，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……看着面前慈祥的老人，我聆听他回忆自己的经历。

“那是1942年我的大庆寺的一个冬日。”老人的讲述将我的思绪拉回，“那天，邹韬奋先生站在银杏树下讲话，他说‘青年要像草木扎根泥土’。先生的话音刚落，寺里的铜钟正好敲响……”老人望向窗外，目光悠远。当年的大庆寺如今已在原址复建，那棵旧的银杏树虽已不在，但每年深秋，新栽下的银杏树会将金黄的叶子撒满寺院。

“1944年12月，我和八哥苏伟，还有长兄苏德馨的遗孤苏绍光，经当时的如西县委书记周特夫介绍到苏中公学（原抗大九分校）学习。”老人的声音忽然轻下去。“我们出发那天，母亲把陪嫁的银簪子当了，给我们每人做了双布鞋……后来，八哥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时，脚上还穿着那双布鞋。”

“我永远忘不了那一晚，我们奔赴苏中公学的路上途经一座桥。我们趴在桥上，听见桥下的水顺着石缝滴答响。忽然，对岸的探照灯扫过来，带队的交通员按住我和绍光侄子的头，他身上的盒子枪硌得我生疼。”老人声音有些沙哑，“我们几个人在交通员的掩护下，在桥上慢慢匍匐，在敌人眼皮底下，过了他们的封锁线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桥板被敌人锯过，只剩几根细木连着。”老人的话语很平缓，但我深知，80多年

前，这些在黑暗中匍匐前行的青年们，已将生命置之度外，奔向他们心中的“圣地”。

苏纯入学后的第一年，就写下了入党申请书。“那时正值抗战胜利前夕，我18岁。在河畔上，看着枝头萌发的新叶，我想起了指导员说的话：革命者要像种子，落地就能生根。”他忽然咧嘴笑起来，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炽热。那年春天，苏纯由冯乃光、张联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“近因是为了更好地跟随党组织打败日本帝国主义，远因是为了解放全人类。”回忆自己的入党动机，老人逐字逐句认真地说道。这句誓言，如深埋的火种，在往后的烽火岁月里炽热燃烧，照亮了他的前进之路。

听着老人的讲述，我将目光投向窗外。窗台上的绿萝正垂下新抽的嫩芽，叶片上的水珠折射着明朗的天光。

“你看这纹路。”他将自己的掌心转向我。他的掌心里，三道深浅不一的凹陷清晰可辨。“这道最浅的疤，是1945年兴化战役中，我泅水过封锁线时被河底的碎玻璃划的。”阳光顺着他的指缝漏下来，投下晃动的影子。恍惚间，我竟看见当年兴化城外那些漂浮着水草的河汊。

那是1945年8月，苏中军区准备进行大反攻，攻打日伪占领的兴化城。但要攻兴化，必先拿下大周庄。大周庄守敌是伪军第38师148团。因镇上有大小围子可守，又有几十个明确暗堡，敌人拒绝投降。苏纯所在教导旅的任务是拔掉大周庄守敌，为军区部队攻打兴化开路。

大周庄的战斗，是苏纯军旅生涯的第一课。初上战场，耳畔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和鼻腔里刺鼻的血腥味，让他禁不住颤抖。当日本兵的狼狗伸着猩红的舌头，龇着牙向他扑来时，苏纯慌乱中射出的子弹尽数落空。生死瞬间，是班长打出一枪救了他的命。在战后的总结会上，苏纯涨红着脸做自我批评：“我打了三枪没打到，而班长一枪命中，我感到很惭愧。”班长听罢，教他说：“打移动目标，三点一线不够，还得算准提前量。”那次经历，让苏纯在往后的战斗中多了份沉着。

解放兴化城是新四军苏中军区部队对兴化县拒降伪军的一场攻坚战。

兴化县城位于水网地带，是六河一湖交汇处，城防坚固，易守难攻。伪军第22师5000余人驻守此地，拒绝投降。那时，苏纯已担任见习副班长。

“兴化城外是一片水域，到处是草荡子。为了接近城边，当时部队有的坐船，有的泅水，有的从草荡子上爬过去……高耸的城墙外，乌压压全是攻城部队。”老人讲述着，“由于兴化城地形狭长，攻城部队难以展开。伪军凭借顽抗。攻城部队前赴后继，与敌人反复‘拉锯’。第一天强攻失利，伤员被抬下战场时，担架上滴落的鲜血染红了草荡子。我攥紧拳头，望着对岸的夕阳，暗自发誓要为倒下的战友讨回血债……”我看到老人满是皱纹的手慢慢攥紧，像是又回到了那残酷的战场。“第二次冲锋时，部队首长用仅有的一门82毫米迫击炮，对准兴化城墙猛轰，终于打开了缺口。我们踩着战友的遗体前进，终于撕开了敌人的防线。”

“那场仗打得河水都变了颜色……

炮弹打完最后一发时，我看见班长倒下了。”讲到此处，老人哽咽了。在这场战斗中，苏纯的班长和副班长都牺牲了，班里十多个战士只剩下几个人。兴化城头飘扬的红旗，是无数忠魂用鲜血染红的。那面旗帜在苏纯的记忆里永远飘着。

1945年9月，刚打完兴化城，苏纯所在的部队来不及休整，又调头南下，参加万人围攻如皋城的战斗。如皋城高大结实，护城河宽可行船，易守

难攻。此时，苏纯已是见习副排长。

老人说，他清楚记得那年如皋城的中秋夜，暴雨倾盆。如皋城西门外的庙宇在炮火中坍塌，打通的民房成了惨烈的巷战战场。作为共产党员突击队成员，苏纯跟着用八仙桌裹湿棉被做成的“坦克”逼近护城河。为阻止新四军强攻，敌人在河面与水下布了电网、铁蒺藜网和铁尖桩。走在前列的战士倒下了，可后续部队没有犹豫，继续冲锋。

在老人的记忆里，那年如皋城的中秋雨落在身上特别冷。雨水顺着竹梯往下淌。“刺刀扎进我的腿里时，我正抓着城墙砖。”老人比画着攀爬的姿势，腿上那道月牙形的疤痕忽然绷紧。“倒下的战友在雨里喊‘快上’，那声音激励着我，让我再快一点。”他奋勇向上攀爬，直到踹倒城墙上的伪军，才发现伤处已经露出了骨头。

在那场战斗中，苏纯又一次失去了战友——营长马进富永远倒在了泥泞里。最终，战斗胜利了。据《如皋党史》记载：是役，苏中军区部队共毙俘虏独立第十九旅旅长孔瑞五以下3000余人，缴长短枪2600余支、机枪22挺、迫击炮2门、汽车6辆。

很多年以后，苏纯老人常常一个人到当年的如皋城西门外——这个让他的战友们献出生命和洒下热血的旧战场走一走。即使年迈走不动了，他也常让儿子把自己推到那里看一看。每次他都静静地坐一会儿，在心中和牺牲的战友说话。

夕阳西下，老人执意要送我出门。他娴熟地转动轮椅，陪我走在街道上。晚风掀起老人的衣襟，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旧衬衣，领口处的纽扣磨得发亮。

我跟苏纯老人告别。走出一段距离，我回头望去，夕阳勾勒出他的剪影。他坐在轮椅上，脊背挺得很直……

酸汤记

■ 程中未

小石头

■ 梁雅琦

精短小说

石头面前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，“小朋友，想吃糖吗？”

小石头盯着那块糖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突然把头扭开：“我不吃鬼子的糖！”

日本军官脸色一变，把糖扔在地上，踩得粉碎。

接下来的3天，敌人换了策略。他们把赵青山一家关在一起，每天送来的饭菜越来越好，甚至给小石头送来了一个布老虎。赵青山依旧一言不发。

第四天夜里，日本军官又来了。

“赵青山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赵青山冷笑一声，回道：“要杀要剐，随便！”

日本军官走后，小石头低声抽噎起来。父亲把他整个裹进怀里。“石头，记着，人身上有根主心骨，从这儿一直到这儿。”他摩挲着儿子瘦瘦的脊背，“这辈子，这根骨头不能弯。”

1937年4月，通化城外刑场。风雪骤停，铅灰色的天空低垂。赵青山和妻子被绑在木桩上：“爹，你吃。”

赵青山蹲下身，这个在战场上令日本军官闻风丧胆的汉子，此刻眼窝深陷，胡茬上结着霜。他把儿子抱起来：“爹不饿，小石头吃。”

“爹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？”

赵青山沉默了一瞬，望向远处的茫茫雪原：“等把鬼子赶出中国，爹就带你和娘回家。”

3天后，枪声撕裂黎明的寂静。

日军发现了他们的藏身处，双方战斗不到一小时，赵青山和最后几名战士弹药耗尽，与妻儿一同被俘。

审讯室里，炉火烧得正旺。日本军官坐在暖炉旁，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：“赵队长，只要你说出抗联密营的位置，你和你的家人马上可以回家。”

围观的人群中传来压抑的啜泣声。有人别过脸去，不忍再看。

小石头抬起头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不跪！我爹说了，脊梁骨不能弯！”

日本军官铁青着脸，粗暴地挥了挥手。

第二阵枪声响起。小石头最后望向天空，一只孤雁从天空飞过，发出嘹亮的雁鸣。

“你儿子才5岁。”日本军官走到小

乡情一缕

■ 梁雅琦

精短小说

1937年初春的东北，霜雪封住了长白山脉。5岁的小石头依偎在母亲怀里，山洞里生着篝火。父亲赵青山正在洞口和几个胡子拉碴的叔叔说话，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。

“娘，爹他们在说什么？”

母亲摸摸他的头，把他抱得更紧些：“在说怎么打鬼子呢。”

小石头懂事地点点头。从他记事起，就跟着抗联队伍在山里转。别家孩子玩的是拨浪鼓，他第一个玩具是父亲削的木枪；别的孩子学的是童谣，他会唱的第一首歌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
“娘，我饿了。”

母亲掏出一块硬邦邦的玉米面饼子，掰了一小半递给他。小石头接过来，却没急着吃，他跑到洞口，把饼子塞进父亲手里：“爹，你吃。”

赵青山蹲下身，这个在战场上令日本军官闻风丧胆的汉子，此刻眼窝深陷，胡茬上结着霜。他把儿子抱起来：“爹不饿，小石头吃。”

“爹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？”

赵青山沉默了一瞬，望向远处的茫茫雪原：“等把鬼子赶出中国，爹就带你和娘回家。”

3天后，枪声撕裂黎明的寂静。

日军发现了他们的藏身处，双方战斗不到一小时，赵青山和最后几名战士弹药耗尽，与妻儿一同被俘。

审讯室里，炉火烧得正旺。日本军官坐在暖炉旁，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：

“赵队长，只要你说出抗联密营的位置，你和你的家人马上可以回家。”

围观的人群中传来压抑的啜泣声。有人别过脸去，不忍再看。

小石头抬起头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不跪！我爹说了，脊梁骨不能弯！”

日本军官铁青着脸，粗暴地挥了挥手。

第二阵枪声响起。小石头最后望向天空，一只孤雁从天空飞过，发出嘹亮的雁鸣。

“你儿子才5岁。”日本军官走到小

记 忆

松柏无言，墓碑肃立。每次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，我都能听到血脉里奔涌的历史回响——那是一个民族在危急存亡之际发出的震天怒吼，是无数年轻生命以肉身之躯谱写的不朽乐章。在这片占地16万平方米的宁静土地上，安息着黄继光、邱少云、杨根思等1000余位英烈。他们中最年轻的，牺牲时不过18岁。

我到沈阳工作已有两年，单位距陵园仅3公里。两年来，我20余次走进这座陵园。在这里，寂静是最深沉的呐喊，诉说着一个民族不该被遗忘的记忆。

这座陵园建于1951年，正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甘岭战役打响前最紧张的时刻。第一批烈士下葬时，前线的炮火尚未停歇，硝烟仍在三八线上空弥漫。战士的遗体有些简陋的棺材装殓，有些仅以帆布包裹，但他们所承载的，是一个新生共和国最沉痛的追思。

我曾在纪念馆资料中读到寻找邱少云遗体的细节：1953年2月，志愿军战士耿世全奉命重返阵地，在众多临时墓穴中，凭借一块刻有简单信息的砖记，才艰难辨认出这位特等功臣。这些文字让我久久不能平静——一个在生死关头选择燃烧自己的人，一个在极端痛苦中保持绝对纪律的人，他的内心该是多么强大？

站在黄继光墓前，我陷入沉思：1952年10月19日夜，上甘岭597.9高地，这位21岁的通信员在身负7处重伤、左腿被打断的情况下，用尽最后力气扑向敌军地堡机枪射孔时，在想什么？是在想四川中江老家等待他归来的母亲，还是在默念着“为了祖国，为了人民”的誓言？抑或是根本来不及思考，仅凭本能便做出壮举？纪念馆里陈列着他的遗物——一支钢笔、几封家书、一枚奖章。旁边是杨根思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请柬，纸已泛黄。黄继光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：“母亲，现在我就要出发去战斗了，您不要担心。为了保卫新中国的胜利果实，为了不让美国鬼子打到中国来，儿子一定会勇敢战斗……”朴素的语言，透露出那一代人最纯粹的家国情怀。

1953年2月，黄继光、邱少云、孙占元的灵柩运抵沈阳。同年3月，全市公祭3日，各界代表2万余人前往追悼。资料记载，送葬队伍从八一公园出发，经市府广场、惠工广场至北陵公园，再折向烈士陵园，全程10余公里。沿途百姓肃立，含泪目送英雄最后一程。一位参与追悼的老工人回忆：“那是沈阳较冷的时节，但街上站满了人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低泣声和脚步声。我们都知道，躺在棺木里的，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牺牲的孩子。”

在那场战争中，有多少忠魂埋骨他乡！令人欣慰的是，自2014年起，已有12批共1000余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。每一次迎接，都是对民族记忆的唤醒。当运送遗骸的专机进入中国领空，当礼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将覆盖国旗的灵柩缓缓抬下，当《思念曲》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奏响——那一刻，无数人热泪盈眶。这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的礼敬。

两年来，每当我在陵园，总会来到这座陵园，站在英雄们的墓前。

于无声处忆英魂

■ 常亮

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共有197653名，他们中多数人只有20岁上下。他们没有享受过和平安宁的好日子。黄继光牺牲前，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饱饭；邱少云潜伏的那片草丛，在夜间很是寒冷；杨根思和他的战友们在零下40摄氏度严寒中坚守阵地……与他们相比，我们遇到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？我们抱怨的压力哪里比得上他们。我们在枪林弹雨中的生存压力？我们纠结的选择怎能与他们在生死关头的抉择相提并论？想到这些，我的烦恼便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

一次带亲友来陵园，一位老战友凝视纪念碑久久不语。后来他说：“咱们当了一辈子兵，可能永远达不到这些英烈的高度，但至少要守住他们的精神。”一位年轻同志在参观后写道：“以前觉得英雄是遥不可及的符号，今天明白了，英雄就是在关键时刻选择担当的普通人。我们可能成不了黄继光，但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一份力。”

最近一次去陵园，是在一个深秋的午后。阳光透过高大松柏，洒下斑驳光影，洒在“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”12个鎏金大字上。

那天黄昏，我即将离开陵园，看到一位年轻母亲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站在邱少云墓前。孩子仰头问：“妈妈，他疼吗？”母亲沉默片刻，蹲下身平视孩子的眼睛：“疼，很疼很疼。但他忍住了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动一下，就会有其他叔叔被发现，就会牺牲更多人。”孩子似懂非懂地点头，伸出小手，触摸墓碑上“邱少云”3个字，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一只睡着的鸽子。

我突然有些感动，每当有人来这里驻足，每当有人在墓碑前献上一束花，每当有孩子问起“他是谁”“他为什么这样做”，英雄的精神就活着，民族的血性就活着，国家的希望就活着。

远处，城市灯火次第亮起。走出陵园大门，车流喧嚣入耳。回望，松柏的轮廓在暮色中依旧清晰，纪念碑的尖顶直指苍穹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631期

